

T5427 /794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9 1946

4



水明樓集卷之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永澤
編目

閩中陳薦失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四言

大會隣霄臺

今日何日陟彼崇阿日有旨酒載咏載歌四海
之內弟兄孔多今我不樂去矣如何

桑溪脩禊

汎汎清漪盈盈羽觴臨流不接凝思未遑情怡

小明樓集 卷九
曲渚日睇連岡逝川闊水感念前王

六言絕句

和閔壽卿扇頭韻

白雲千片萬片草屋三家兩家
課僕滋培花藥逢人較量桑麻

魚鳥羣中作伴烟霞深處爲家
分與世緣隔絕莫教流出叨麻

咏杏花

乍雨乍晴倦態半寒半暖
衰顏杜宇一聲啼血

臨風灑向千山

隨風千點萬點帶雨南飛北飛
青帝五更留別勅與山林錦衣

貼鬢香殘瑩白沾粧膩褪腥紅
只有壽陽一點芳華不負東風

豔質廳零水色芳魂狼疾波光
誰似曹江少女銷沈也自流香

送康仙客之莆省其祖居

鄰雞三唱五唱瘦馬千山萬山
客路自然客路

鄉關不是鄉關

驛路垂楊郭外酒
落花渡頭魂
夢莫尋沛國

故鄉還是并州

題商孟穉小景

風蕭騷時落木
霧朦朧處遠山
秋光半澹不澹
雲影欲閒未閒



水明樓集卷之十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詩餘

感舊

腸釀離情眼
酣別淚黃昏
門揜青山寺
今年幽恨
去年驩一般
今夜人無寐
○半盞殘燈
幾宗舊事
聲聲梅雨
催他至清眠
兀自不曾孤
錦衾深處和
恣睡

又

長相思

烟滿空水滿空君自西歸我向東情同路不同
○雲幾重樹幾重知道藍橋無路通何時書一
封

贈玉卿

南鄉子

豔質最溫柔見後歡娛別後愁欲待牽纏還自
省羞羞一局難終更兩籌○對境且綢繆只把
殷勤暫應酬舊日昏迷令悟也休休自古多情
幾到頭

秋懷

疎簾淡月

光陰迅速忽榴火枝頭千紅競蠹可奈客路情
懷異鄉心目禪房一榻殘更裏對青燈影孤形
獨那更窓外雨熟催梅風開弄竹○恨去歲驩
娛未足舊事閒愁時時相觸遊冶追驩怕省那
人芳躅酒闌人靜黃昏後猛想着枕彎雙玉蚤
拚歸去怎禁被伊拘束

又

玉樓春

丹臺竹逕松洲路曾是相逢遊冶處玉步移分

水明樓集卷之十一
竝蒂蓮香肩遍倚連枝樹○而今無計
可奈教君從此去斷腸切莫記遊踪死心拚作
前生事

為玉樓題美人圖

賣花聲

雲雨夢初勻驚破殘春強扶倦態掌中身玉腕
半舒腰半展恨蹙眉顰○嬌靨望偏新轉盼頻
頻到頭春夢幾回真星眼朦朧雲鬢亂為着誰

水明樓集卷之十一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第十陳一元泰始選

賦

神劍化龍賦

夫九牧之金其產也匪常二儀之冶其神也無
方孕精氣於混沌苞奇質於玄黃鎔鑄乎曜靈
之炭煅鍊乎造物之場先億兆而銷頑鈍歷萬
劫而稟堅剛是以窮崑抱鑛闕壤流光妙冶覲

其迹神工發其藏鑿山煮骨剝峒烹腸砂瀝髓
而就範土離膏而結鉞然後銖簡其精黍汰其
良筮日十月相陰視陽開爐乾域置煨兌方鼓
四方之元氣竊太白之毫芒葶收授鑛太皞司
鋼風胡熾燄燄燄如勾瀟之神丹焱燄爍灼恍
而海揚熿熠爛熳如勾瀟之神丹焱燄爍灼恍
扶桑之初暘倏旁流而江射忽分液而發煌爾
乃投以瓜甲舍以室房預神奇之模範飾絲縷
之文章徐出身於泥土稍露彩於廡廟逮夫取

礪泰岱設淬河湟耀奪日以揜雪銛吹風而凜
霜神鬼愀而號咷雷電瞥而徬徨剝縮頸之巨
鼉訝披稗而掠糠剝陸處之老兕洵剝脂而截
肪旣雌雄而成好合曰鑛耶之與干將夫何天
憎其異地反其常乍理精于獄井長斂鐔於寒
鄉髡奴傲睨以高踞黥虜繫贖而趨蹌託清流
以自潤聊浹濯其不祥賴鬼神之訶護暫與處
而相忘及其晶瑩久翳紫色舒張橫燭乎霄漢
之半憑陵乎斗牛之旁司空宵顧而引領仙令

書闕而廻惶知神異之終合聊分佩以自防嗟
中朝之瀕洞忽易世以飄颻乃有建州從事屈
志爲郎涉延津以取道阻逝川之無梁佩蒼精
而在匣渡河廣於一航眷鈎竿以動躍何神恠
之動勦顧蒙須而倏解瞻蒯緱之茫茫悼刻舟
以難求將胥溺而取償募漁父之伏匿才赴流
而褰裳忽再奔而喪氣幾魂褫而魄僵曰淵中
之兩物殆變幻其難量不可以蛟螭比質不可
以尋丈度長其爪角也鉞兩其麟鬣也鬱蒼若
驎駟之將騫馬行躩蹠而廻翔又若牝牡之乍合
樂洩洩而洋洋真神奇之譎詭豈謬悠而荒唐
於是哆口者未悉聳耳者未詳奄日光之掩晦
俄風色之悲涼雲勃勃而黝黯霧滃滃以騰驤
怒濤洶湧而四立遙天震霽而將荒若馮夷之
鬪燭龍驚波掣電倏忽以滅沒如玄冥之遇風
伯拔木發屋簌蕩而披猖冰電曼曼以交雷
雨澎澎而霈雩長年震栗僕馭倉皇咸狼顧以
兔伏或土偶而木疆旣舒徐以收拾乃入水之

滄浪幸畢濟以艤棹詎恡情乎劍裝吾器采餘
有鵠蒼之犬洞庭有雨工之羊瑯瑤以渡馬寓
識思邈以療虺傳方葉浦淑而幻化鱗碣石以
跳踉士弘懸壁間之木壺公擲陂上之篁雖物
理之宵宵在覩記爲彰彰若茲劍之効靈非涉
恠而變常方沈埋而莫出睹青天而有望非司
空之神鑒詎拂拭而鏗鏘歎感恩而知已願破
斧而缺戕倘斯志之未酬敢處匣而在林寧隕
淵以自矢庶風昔之不忘

瓜賦

東阿王旣徙平晝關居深浴禁室盤盂旣陳温
泉遂溢王廼釋冰紈解荷裳寒桂珮卽蘭湯中
浴未竟忽若有亡睠纖瓜之時脫悲厥指之用
傷于嗟息慨嘆不忍置跂然就興攬衣出次文
學劉楨有頃入侍王告以其故爰命賦之文學
避席而稱曰臣聞玄黃旣剖剛柔斯位人靈於
物形始乎氣羽毛齒角各以其彙緬彼纖質託
生指巖青葱春茂玉筍夏纖或勞苦而夭折或

安逸而長年或剔括而摧拉或垢濁而自今象
人生之如唾等珠露於自然爾乃附麗玉體出
入統縠加以恩私列乎手足擘畫荆襄指撝隴
蜀一摘而戎馬交馳乍引而萬夫局促莫不意
得所願名得所欲若夫登芳酒席華裊伎倆聞
蕭鼓停燭房射御月殿不扃拊雲和之瑤瑟挾
清商之鳴琴才引復却揚哀發音固茲器之要
妙將厥用之所尋旋復休宮釋呂停商罷羽排
和局望却立延佇引塵尾兮以玉碎磨晡兮如
素質固薄而施厚體雖輕而用著若夫微霜乍
繁嚴風忽起沸潭凝波溫泉沍水物靡剛而不
折體無微而不毀瑕釁橫生骨肉難恃或剗其
表或攻其裏隕輕軀兮遠辭背玉體兮長逝思
一覲兮光儀君不答兮何以彼爪牙與膚髮固
一氣之所營何恩愛之雨絕無傷君之中情於
是賓從變容君王扼腕家丞邢顛颺言爲亂亂
曰若骨若肌質已微兮不剛不柔兼二儀兮把
搔剔括惡不私兮貞白純詩等出夷兮奉君清

塵託玉質兮休戚相關荷蒙言兮堅剛明瑩禍
所伏兮末釁見捐未無福兮與埃俱揚泥俱沒
兮無用為用知足是足兮顯榮憔悴迹若反兮一
秋一春還相轉兮向暱非恩今斥非怨兮棄白
就黑乃免厥患兮亂畢王乃感悟悲愴若恍若
惚割懷舊都趨裝新國

序

詩家全體序

蓋楚黃見松李公守昭武之三年歲通人和慶
清訟簡政體既立雅道益弘業已鏤諸醫方嘉
惠元元矣已又編輯古近諸詩題曰詩家全體
不佞薄言羈旅濫竽校讐受事終篇颺言首簡
竊睹詩之所謂體者太古之世嘔吟成音于喁
成籟鳥乎詩亦鳥乎體自三百篇以降則三言
四言而迄于長篇古詩律詩而迄於詞調蓋髮
簡而指不可僂矣譬之太始元氣渾淪氤氳氤
氲爾耳及一元在寅三百既躒於是四肢百骸
分司布職視者聽者擇者趨者藏者洩者經者

絡者齟者毳者各一其官亦各一其體摩頂放
 踵含血附肉而又神氣周流筋角支束然後生
 人有全體故有偏枯殘闕偃僂蹢躅其體偏者
 疲癢木强痿痺不仁其體廢者非夫內經素問
 青囊上池背明視垣之術孰答其陰陽孰辨其
 表裏即生人全體所謂心志愉快手足便利氣
 無滑和官無失職又孰為調劑是哉以今所稱
 詩家諸體則三言四言胚胎衆體固當為之腹
 心樂府辭賦詩謠長篇雜體更相傳變更相導
 引為之經絡支節五七律絕稍涉華艷尤貴精
 明則肌膚耳目耳詩餘詞調允是詩苗則毛髮
 爪牙耳四聲音韻衆響幅輳則聲氣耳一有不
 具終愧全詩近世操觚登壇之士大都粗習一
 體罕究大全奄近體為勝場視古作如隔世飛
 觴畢景側弁豪吟第曰詩耳詩耳此無異偏形
 廢體遊於秦越人之門顧揚揚然自矜其榮啓
 期之樂也則公所為編全體以加惠詞壇者視
 諸醫方當不啻棘爾是豈由三四而之雜言由

四唐而遡隆古篇未字以區分派拆或自畧而
及詳或舉一以該百而又衍詩家之旁支濬詞
流之別潤卽辭賦歌謠樂府琴曲詩餘韻譜靡
不精覈較若列眉卽一篇可以徵體積衆體可
以會全夫非素問內經與夫青囊上池背明疇
垣之術俾詞林後學人窺六義之圖經家測四
詩之脉理者哉迺其周流運用委輸聯絡其諸
體中若神氣然者則有詩法雜論發而未發而
公固引之至若公之分符經政清靜寧一慈愛
淡洽無偏無廢操爲治大體者則又以詩爲政
而途歌里咏實嘔吟之矣

晉安風雅序

夫閩自漢稱外藩唐興學校騷雅之士代不乏
人薛令之歐陽詹鵠躍於前嚴儀卿謝臯羽蟬
噪於後間雖有聞於都會然猶借才於旁郡也
迨我國家掃除胡運文德聿新於是林膳部
王典籍十子與張林二學士輩提挈旗鼓指撝
中原自爾以後颺合景從雲蒸霞絢二百餘年

稱爲極盛故陳叅知仲聲有三山詩選今鄧兵部汝高有閩詩正聲皆掇拾菁華振揚風雅翼先正之遺言寄大業於不朽然陳則蒐羅未弘率沈輝于鑿璞鄧則生存弗錄慮致寇於雌黃美則美矣然未盡也余友徐惟穉弱冠稱詩窮居卒業氣質爽朗丰神令上非性靈不譚脫餽何如屣於是輯國初以來凡吾郡作者身無顯晦人無存歿但取其情采適中聲調爾雅詞足千古體成一家者得二百餘人詩若干首名曰

晉安風雅間有子姓昌華世其家學者莫不投進先業期於闡揚此爲易易矣迺若成季宣孟終然無後欒郤胥原忽爾代降文獻浸滅斯焉敢斯故或按芳於蟲魚之口或訪玉於敗書之肆或展轉關借重越裳之譯或授受聽睹傳伏生之臆然猶聽斷圭筆折衷方寸故有籍甚當年而片言無采埋聲曩代而連篇可傳體擅偏長則網收一目文僅偶合亦鼎嘗片鱗可謂衡鑑貯懷銖錙應手功揜先達光啓來祀者矣然

望非劉呂籍拱實難春秋之成知不塞罪不佞
才慙作者敢竽斯文顧風雅宣勞匪異人任眷
言同調輒預校讐網羅纂脩屬草屢易更端繕
寫寒暑七徂逮夫成書足稱快觀若夫伎者憤
其見擯貪者恣其多求刻覈者目攝其無當異
已者腹誹其僭妄則徐君敢辭季緒瑣瑣之彈
而不佞亦甘心韓獻分惡之誼焉爾

四代宮詞序

椒宮柘館蛾眉望幸之區金屋瓊臺鈴粉銷魂
之地阿房則五樓十閣長樂則萬戶千門九華
縣壁月爲璫結綺倚彫雲作檻鑿輿罷御長信
之艸色芳菲翠輦不來上林之花枝繚繞於中
懷春淑女有美其人圭訪良家桂慘令族嫣紅
黛翠恣是宮粧巧笑含顰無非嬪則又且顏妖
穠李齒盛破瓜連蟬非自理之環雙鴛豈獨宿
之被粧樓映月柔情與皓魄同孤禁籞看花冶
思對風枝俱動歲蕤雉扇倏過別宮隱約羊車
俄歸天上縷金楚袖紅銷夜月之啼織素齊純

白掩秋風之淚莫不高曼弔影薄命嗟身或悲
我生不辰或嘆流光易擲月計歲積而幽怨之
情生矣又有寵接更衣恩深起舞趙家姊妹錦
薦同時符氏雌雄紫宮雙入露臺別館在在傳
宣白雪迴風頻頻見賞南溟照夜咸首集其明
璫西國辟寒俱先充其瑱珥於是游讌恒焉耳
日侈焉是以金閨上宰繡闥名姬處深宮而得
知抄內家之向說奎章宸翰親攜秘密之文禕
翟徽音亦載清和之筆想禁宮之景象或草澤

賡詩疏 昭代之起居則名公競爽然皆取才
纖麗構思幽沈多至百篇少者數十他如錯綜
歷代組織四唐隻韻單辭合而成詠哀爲集句
百二十章唯胡元倏起毳毳肇基沙漠茸茸皮
帽紫籠竒氏之親罍罍珠冠高戴女真之妹雖
錦宮翠館之樂頓絕華風而巡幸宴賞之遺可
徵故實故流風遺信繫牘連篇亦作者所不廢
也余友林生偃蹇鬻年沈冥壯歲垂魚失據怨
皇甫之書淫亥亥訛訛等征南之傳癖雖近剛

方稟質實亦宛變情爰集詩詞古今千首遍
接載籍上下四朝總旨詞合爲一卷竝得情
於然腑能鏤恨於枯腸敘幽岑則蛩吟泉咽譚
綺靡則玉屑珠霏素粉金箋錯落青娥之血彩
毫銀管沾濡丹掖之香豈徒錦軸霞標輝煌四
代微吟暢咏瞬息千年將便稽古考文得取盈
於成數屬詞比事亦縱覽於全篇故玉石竝收
瑕瑜相錯有弗較焉

閩大記序

代

夫誌者史氏之流也亡論郡邑之書行省之乘
其評隲人物商榷才品雖稗官小史之說乎卽
石渠虎觀名公通儒數取材焉蓋通者尚才脩
者尚品此持衡者軒輊之大較也若吾鄉王懋
宣先生大記之作可謂人倫之董狐誌家之良
史者矣懋宣擇言擇行鞠躬君子舞象試棘闈
幾冠閩士以年見格益下帷窮經遂貫天人之
學尤以衡鑑人物爲已任有司辟修郡誌爲總
裁林文恪公所賞識又修通誌會文恪卒中廢

懋宣收所屬草作閩大記起萬曆戊寅迄辛巳
凡若干卷從兄懋復參知公爲之序尋以疾輟
命子毓德足而成之自壬寅以後事皆毓德筆
也懋宣純德姱脩故其所撰次率後才具而先
品格敘世家則系以徽國作列傳則冠以儒林
列名臣而陰以次爲低昂攷名賢則別其彙爲
論斷撰名宦而不遺流寓錄死事而弁及武功
才弗可廢品有遺議者悉以雜傳次於貞節之
後若前奸宿佞迷國誤朝則又以前鑒附焉其
所位置結構種種有深意則又非獨尋常稗官
小史之說爾余歷官詞垣承乏史局居常每嘆
史力易誌力難其說有四史所採摭揚扞類皆
曩代遺士力能迴瀾炤可灼天者今子孫且不
知其誰何誌則自曩迄今或有續屬而肌未寒
者子姓華要訶喝吾目中則質直之難史所雖
黃皆神州赤縣相秦相越之人刺者無顧戀美
者無回互誌則閭巷先民姻戚通家每欲有所
月旦輒自掣其肘則斷割之難一代之書雜出

衆手責可轆轤委也而又中秘宥密宸覽且不
得窺誌則獨臧獨否旋艸旋真朝鑄梨棗夕布
桑梓矣則以無所掩覆之難蘭臺石匱腰金載
筆之彥類非賤士言應如流意鑽如響無惑也
乃今澳渫蔬屨之夫操數寸之管以陽秋當世
雖許劭持論楮哀折衷誰實帖然則又以無所
憑藉而彈壓之難余觀大記若都會若旁郡其
先民姻戚宗族革要灼天迴瀾者不知其凡幾
懋宣獨以華顛韋布平反聽斷于圭華之下左
袞右鉞聽覩無少避草昧者品其勁節清夷者
品其獨行華臚者品其廉潔津要者品其恬退
後先之不以年序崇卑之不以爵次異日石渠
虎觀之上名公通儒取材閩事者行且奉爲信
史質直若弦矢斷割若吳干何待以中秘爲揜
覆以憑藉爲彈壓哉若夫遷續談書固紹彪業
仰成先志追蹤前古則毓德繼述之大尤余所
樂道云

閩中考序

夫四方未遙男子有事六合非遠聖論所存是以灰冷秦庭虎觀紛其聚訟藜燃漢閣天祿屬其校讐要使兩間混茫名物終晰八延遼邈荒唐可堪况乎東南一都之會桑梓弧帨之鄉口出耳入之詳目週趾錯之便可令揆芳掩桂訪玉涌圭井謬風於宋聞石言濫於晉聽者哉余友陳汝翔閩中考一卷自唐林譔閩中記宋梁克家三山志并福州新舊二志而外博極羣書攷信載籍上摩碑版下采里言斷自寸衷布在方策掇拾既廣駁正亦宏稽城邑之建置證古蹟之互異覈年代之舛訛收人文之散逸翻前人已成之案尋曠代將湮之迹可謂古志拾遺今乘補闕文獻既足雖善有徵者矣若夫矢志天地存六合之論羅網舊聞追二漢之作則神遊有記閩士有傳俟其成時別珍匱室豈徒片鬻嘗鼎味遂輟于全牛寸管窺斑文竟殘於半豹哉

閩画記序

方內之技其麗不億若夫墨泚精神筆濡氣運
生動妙乎變化濃淡儼乎慘舒方幅之上得人
物之屈伸尺素之內極山川之曠遠画之爲數
可得而言故知河出片圖已階礚礚之祖義垂
一畫定開點染之門雲物托始乎登臺魑魅肇
形于鑄鼎魚鳥開端于古篆龍蛇幻形于建旂
界畫辨體于三都胡虜集楹于魯殿督亢則圖
著傳巖則象生考工一則色設玉藻則文興他若
花草禽蟲之妙丘壑水火之奇遞相祖述各有
師門画苑所稱實難 倭指吾閩僻遠中土罕窺
加以累朝喪亂之後五季兵燹之餘文獻莫徵
遺蹟漸滅自唐以上無得而稱徐子興公太息
有年慨然作記宋元而降得若干人間如蔡忠
惠以助名晦其末技宋徽國以儒術揜其精工
白玉蟾以黃冠匿跡而墨妙鮮傳僧惠崇以緇
錫著聲而粉本希觀狙待詔之詞章則繪事詫
為蛇足習吏部之書法則圖寫駭若龜鬚又其
異者蘇翠其人鏤金碧以紅裙醮丹青於彤管

琳琅輝映鬱爲美譚蒐
一脩居然盛事至矣
盡矣能事畢矣又有生存當代名擅一時者吾
見其進未見其止雌黃未究不列於篇至于摹
臨寄興長價前人水墨消閒景行後進今者吾
友從事於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繼有作
者人其舍諸

重補續香臺集序

蓋聞分形異變萬態因之不窮載理同原情性
于焉自一是以太上忘情于物外最下牽纏而
莫勝此其大較也故騷臣命意于蹇脩吉士申
謠于有女嬃妾閒情于栢舟南國沐恩于行露
及夫文德湛光皇風越世上旣乏德下亦任情
雖宋子河魴罔循內則而姬姜賤陋或踐淫風
至於暝雨愁昏朝雲染檻華垣夜景柳岸晨風
高髻雲鬟絕蘇州於座下園桃巷絮動羈客于
征途甚若落魄當墟任達下齒犢車貽調團扇
興歌斯蓋達人豪士之高致而非寒客迂儒之
所幾也但浚源旣盛流波彌繁雖遺蹤于觚翰

亦難以米數而髮間焉故知情鬱乎我感存乎
物蘊之則川寂困湛觸之則雲蒸電灼日一入
而千秋腸彌刻而九轉用是或尺牘擣舟或晤
言布血或近而不能達或遠而有所臻或椒宮
桂殿而帷衽同春或草澤繩樞而旒纒共夜此
則亦或有數焉若夫韓姝流怨于玉溝李妾誤
身于風竹鬼姬寫恨于秋色商女絃哀于渚月
斯皆摛情于怨腑諒無間於幽明者矣然千禩
事繁力艱稽古三詩旨異義取無邪故山陽崔

君宗吉爲之旁按遠覽作香臺之集而薦夫皇
考茂才又爲之拾遺嗣響增續輯之文焉構遂
古于六篇約勸懲于百詠粲似春影皎若秋魄
繹其意旨蓋郁乎盛矣第以幽都乏才脩文徵
急雌黃垂就華菁尋更府君春秋時方二十有
五嗚呼哀哉薦夫以茲幼失嚴怙長無字術旣
點豚犬于景升敢賤家雞于庾子探文遺策哀
羣玉之塵堙考理前聞痛碎金之并謬爰及元
方同究斯旨徘徊吟咀積有歲時凡所未備稍

水明軒集卷二
加增輯雖魚日倚蚌謬藉隋珠之潤荆璫聯璞
敢錯和王之光然塵迹飄搖對之呶呶魚文蟲
篆或以惆悵故輸心積慮求企疇曩夜魂接寢
夙夜膺懷亦以上抒儼若之懷下糾愆乂之習
欲令冶態柔情鑿鬚眉于止水風人豪客戒輪
轍于前途云爾

景氏詩序

夫銅街麗人狹斜才女平康綺閣之上桃葉紅
樓之間翠袖明璫北方之容絕世瑤箏錦瑟東
門之女如雲若夫飄比輕鴻矯如飛燕鉛華罷
御天質自然伎倆不施風流獨出玳梁塵起白
雪激於櫻桃銀管烟輕香風襲於蘭蕙則景姬
其人焉是以價重侯門結纏頭之賜錦聲騰朱
邸縮繫臂之春紗吐鳳雕龍之英門無虛日玉
署金閨之彥坐不乏人杜曲花枝攬春衣而願
宿章臺柳巴眉玉勒以思攀方且甄別濁清低
昂雅俗情等秋河共淡神將曉月同孤韓妹紅
葉之媒僅通於騷客小玉風簾之契每托於詞

人才減謝鯤校猶齒折賦同司馬琴可心挑珠
玉揮毫卽裴家之藥行琳瑯滿帝實溫氏之鏡
臺浮梁之販夫歛旗鎗而迸跡於潛之賈豎橐
繒帛以息心賞鑑乎翰墨之場領袖乎烟花之
陣可謂才情兩艷資性雙良有婦人焉一人而
已况乎香共夕鑪照同展珮忝停筆夢刀之客
接絕纓遺履之歡亦孰能調秘宮商文韜月露
陋壯夫之小技而靳幼婦之芳詞者乎

董叔允詩序

董叔允生海上居空明鏡淨之鄉而習於風濤
雲水之變常登白雲山望初日光怪晶熒若有
所得也已又侍尊大人宦轍涉吳楚攬西粵北
遊太學歷齊魯燕趙之墟故其詩沈鬱慷慨豪
宕適麗蓋得之其居與遊神與境會才與識融
非獨其學力勝也然余因叔允之詩不能無感
於今之作者蓋宇內興雅之風極盛於今日而
又極敝於今日往余兄弟與二徐稱詩也惟是
吾一二伯仲遞相彈射有容過從輒攝草置袖

中至於今則家靈珠而戶崑璧乃至牙僧之夫
胥史之子第莫不侈口四聲抗論六義何其盛
也然而矜狡之士率多儂襲東家雅叶忽易姓
而歸西竊甲名篇不旋踵而翊乙名未及大諫
語未經剗削者每鏤置集中則詞敝於攘篇當
家雋語間或摭其華腴湊合成文爛若珠璧詳
咀細嚼氣索義乖甚至七字之中語意三四絕
者則詞敝於攘語片言當意輒居位而竝行一
語見推動專車而競席詞不逮文通而詆爲才
盡日未睹寒食東風之咏而誚韓翃惡詩者比
比也則詞敝於攘名一遇風雅之吏秉節握符
則東于西免貸得數言輒隱屏窺門而獻之亦
有左出頌言右懷請疏者則詞之習又敝於攘
利若使澆俗弗新斯風未革詞壇稂莠詎有已
時今觀叔允諸篇鎔鑄齊梁型範王駱且性不
輕然諾揮金市義遇達官貴人去掉臂不顧顧
其人詞客也則猶未嘗不以詞客見迺其見亦
文詞止耳夫愍者仁篇瑤者讓語而叔允獨以

神會躁者攘名濟者攘利而叔允獨以讓市假
令曹劉沈謝之門有觀風激揚之使安知不標
叔允以風宇內耶嗟夫叔允之詩得正於澄波
而得變於怒濤取精於風雪而取采於朝旭足
半天下而虛已以遊胸貫百家而迎刃以解行
當與前代作者揚鑣方駕歛俗之習蹀羸螟蛉
之夫安足與叔允相軒輊哉

百行錄序

林天迪先生以民部尚書郎致政家居襲累葉
之餘資約一身而厚物廣愛篤親施舍已責友
人吳子脩趙仁甫輯其行事總為積善百行錄
以風焉嗟夫俗之敝也自閭閻始禮教罕由於
世祿仁義不存於侯門身都華要令親故不敢
窺其門庭蒼頭奴饑鷹乳虎恣睢里中遇利數
所在輒逐兔倚鹿不啻高捷競之見所親緩急
不椰揄目笑足矣何與素越人事甚者德耨鋤
評箕帚足布斗粟之謠想聞於道非一日矣而
天迪獨好行其德急人之難自庭闈而之宗黨

自閭里而之游客自歷官而之家食自人類而之昆蟲自血氣而之土木自斗斛而之百鈞劑量低昂咸當願望有劇孟朱家之烈而不骫於法有孟嘗平原之德而不驚於名世傳以為善士予獨謂天廸雖善士固亦孝子也蓋林自文安而下三世四公什九在朝什一在野眷顧隆重日不暇給其於閭閻疾苦親戚空乏勢不及家解衣而戶推食或者其將以此累天廸而異之以繼述之大者乃天廸復綜其家學篤于倫敘合鄭夫人之墓給羣從之喪稱觴北堂載色載笑推惠二仲不間于言迹其行事雖古所稱養志又何以加焉此毋論與世俗華要相為沙蟲猿鶴即承歡萬一沾沾自銜耀者不猶棘林螢火而與夫博木龍燭哉子言之夫孝者百行之原也以一孝摠天廸百善行而知余非臆說矣否者且目為交遊錄為甲乙帳簿烏足以知天廸者耶

王永啓制義序

王永啓制義若干言皆近作也永啓奇同文考
麗侂子安聲詩文詞思然臻妙百家二氏靡所
不窺不獨以制義勝也方其束髮時嘗操帖槧
與余同社鏤巧則天心月脇探微則蚤脛蟻肝
鈎玄則頓捷漸關侈怪則壺蜂象蟻紫海雲蒸
波濤洶其四立鄧林颺合灌木憂以交响逮夫
頃歲挾策孤征叅德園於西湖禮具區于浙水
紅爐點雪不假須臾大冶流金何煩鼓鑄竝以
豪傑相期於是憐然而改吳宮豔質忽洗落乎
鉛華嶧首孤桐盡刊除其枝葉譬若盤龍泣架
橫貫敵軍獠獠叅禪直了成佛武子割炙於牛
心角蹄何取劉郎採珠於驪頰鱗爪頓餘可謂
見絕南儒功兼北學望日顯處得其精華者矣
不佞猥於此道未究一斑方子晉之吹簫遽得
玄於象罔昔穎川飭巾楊賜懷先達之愧江東
未遇摩詰羞獻納之名况乎連城之壁入夜同
光十乘之珠不以自照是用撥其菁華布之梨
棗匪惟逢人說項侈無據之虛譚蓋亦妄意薦

雄勒同升之左芬云

疎影齋詩序

嗟夫古今人非不相及也功有離合則事有難
易神有勞逸則思有巧拙今人譚詩大都遠推
唐音下視明響則亦闇於大較爾唐以詩賦制
科士之於詩少習長安若弓箕冶裘然乃今經
學制義束於令甲陳詞腐其腸胃曲說支其靈
竅老生垂白兀兀窮年間有負奇之士稍致力
於四聲卽學使者操甲乙殿最繩其後此其離
合勞逸之數脉唐人奚啻倍蓰什伯者繇斯以
譚則仲聲可謂處作者之至難得詞人之極巧
者矣仲聲爲吳大夫子脩仲子弱冠隸學官受
功令每以經學誦其曹偶人亦從而經學之顧
仲聲復時時治四聲咄嗟滿楮不令曹偶見也
嘗持以質余余始知仲聲嫻於詩矣今茲撤棘
業已得雋於鄉藉令以仲聲溫柔雋永端重沈
着脫遇唐人博學宏詞之科不譚笑而兩有之
耶烏覩其不相及也者方今偕計續食置對公

車登慈恩之浮圖醉曲江之春色承通宵之紫
誥草行樂之新詞洗濯帖括一意風雅功離者
合神勞者逸行且究壺奧於四唐撒藩籬於漢
魏超然精進列於作家猶然易於前而難于後
巧於始而拙於今吾弗信也然子脩先生雅以
聲詩稱是嘗與袁景從諸先輩同社則仲聲固
冰水青藍厥有所出矣

孤吟稿序

常不佞與元龍遊時季鷹僅僅總角已有風雅
聲迺元龍亦時時自詔不慧有雋弟實火攻余
余戲謂元龍幼孤如此乎將安所置萬年矣亡
何元龍卽世不佞始自憾其謔之虐也今季鷹
遂爾駉駉度越取其近作孤吟稿屬余選而序
之問所以孤吟者則季鷹之言曰僕頃遇大故
先大夫見背未幾伯兄復無祿伶仃愁苦發於
謳吟故以孤吟名篇余覆季鷹詩似不屑屑於
勞苦倦極疾痛慘怛之呼余然後知季鷹孤吟
之旨在此不在此矣夫黃鍾大呂之音不悉諧

水明樓集卷二
於里耳陽阿采菱之唱不競售於延路吳鈞抱
獨知之契郢曲操寡和之聲總之皆以孤高爲
絕而不求厭於衆聽也李鷹根器銛利詞鋒煥
發語不乏藻繪而一寫其性靈中所獨得顧翮
翮自喜不受世人賞識每奏一篇輒點首摩腹
甚愉快也倘亦有黃鍾大呂陽阿采菱之思抱
契於獨知而以寡和于孤吟耶試證李鷹行必
有當於表者矣

鄭元亮詩序

嗟天文章憎命才子無年終童玉折於西郵賈
生蘭摧於南國文考以楫齒溘先長吉則青年
委絕天地廓然容才之量獨隘鬼神直矣忌心
之念更深况乎筆泚風雲語鑿混沌祛陳腐而不
有蒐心腎以爲言帝天銜其輕洩司命所不
久堪者哉吾友伯光姓鄭氏字元亮晉安瀛洲
里人也天質卓以英邁風韻高而爽朗破萬卷
於胸中走四聲於筆下弱冠以公車之業受知
於洪子匡明府列名高第錯足上庠交無泛友

門罔雜賓心矯矯以自奇性落落其難合情澹
秋河處聲色而不染興濃春醴遇泉百以彌篤
籤下小品慕殷氏之宗風書法名家入南宮之
堂奧探討經時倏然一室登臨竟日浩爾忘歸
樓響松風弄墨揮毫之夜軒窺竹日分題理詠
之晨蓋騷雅爲期風流自命者十有餘年焉然
而荷心過苦柳質易凋休文不勝其衣叔寶可
看而殺遂以萬曆戊申三月九日感疾而卒踰
立境之無何比顏年而尚與孩提之孤寢苦糟
糠之婦在帷生之不振一至於此二仲元曰元
素及諸朋好悼匠心之莫傳懼大業之易朽謀
以遺稿付諸殺青總百餘篇合爲一卷詳其品
格可得而言五言古矢不輕發鼎僅一鬻七言
歌行奇蹤嶮態斷絕烟火得昌黎少友之派摹
李氏鬼仙之詞七言律絕縱橫煥燿奏箔玲瓏
譬則波斯玉肆璀璨滿前雖未化於鏤鏤亦足
忘其疵類至於五言近體尤臻妙境陶洗唇舌
則語語脫凡雕刻肺肝而篇篇有致現天女於

花外削王孫於棘端在諸體中可爲仙蓋之別
常華靈龜之絕衆響者矣嗚乎舊 婁其停雲
遼邈精靈未歇實在茲編傳石火於不燃興造
物之所廢使對麟賦鵬之彥增短筭而舞幽都
高軒魯殿之賓肉枯骸而瞑朽壤其於雅道不
亦快乎

水明樓集卷之十二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送僧朝南海序

夫遍滿無方普門之名所以立慈悲無礙圓通
之用所以行故知觀者契乎自在之觀音者竟
乎妙音之行無畏之業十四本法力以相加現
化之身百千輒應緣以解旣菩薩功行至矣盡
矣所以世尊列其神通特地讚其妙義善財結

念叅禮積乎五三無盡發心瓔珞供乎億萬於
是波流東注象教西來訪洛迦之名山得琉璃
之世界十洲金碧煥水樹於窓櫺七寶樓臺照
天花於島嶼大士揚枝之露遍灑於十方達摩
蘆葉之風爭先於彼岸矣爰有芝山寺某上人
者根器恬靜戒律精嚴播風閭寂內外之業已
消水月清華因聞之機蚤徹悟閻浮之有盡感
苦海之無涯念菩薩以救苦爲心以慈悲爲德
音性無着尋聲則來應不失時如潮斯至普五
觀而不滯兼二號而竝稱遂廼聳身邁往杖錫
孤征捨寶筏於西陵駕鐵船于南海單持汲月
蛟門之島如星不借行空寶山之濤勝雪青蓮
十丈香露湛於東洋紫竹千林慈雲流於絕嶠
固將志心頂禮稽首皈依雜聲衆苦行袒臂以
白言竝救齊觀應何身而得度然後杯浮東影
松偃南枝以聞代聞普妙圓於萬彙以觀照觀
然千百於一燈使大千界內總忘人我之關不
二門中莫覩去來之相豈徒若琳逋唐憲勤七

日之稱名孫逴魏章結千遍之禮念而已哉善
信斯男頌言志別同聲合奏列於後方

楊憲伯世掌絲綸序

自古稱寵渥頻仍門地華臚如晉欒郤齊高國
漢五侯七侯大都皆方國涼代志士所不道若
漢韋平晉王謝唐崔韋或一二世或累十數世
又多鱗次鴈行然其魚貫珠聯一脉相承者指
不能一再屈至于駿德發祥後先趾美惟關西
弘農之楊術焉按漢紀楊氏起震四世爲太尉

列三公予又考宋野客叢書稱震九世祖喜漢

高帝時封赤泉侯高祖敬爲丞相封安平侯則
本傳所逸也故余每憾世盛楊氏者獨稱太尉
四公而又憾時無追崇予告之典俾四公之榮
當其身而止也我國家孝治蒸蒸一切內外庶
丑秩滿賜誥仍追贈其考妣而王父若母則非
殊恩特典不得與卽在內卿執且難之逮行省
藩臬則難之難者也大憲伯甬東楚亭楊公以
名進士選授史館出爲巡臬歷督學叅藩以至

總憲蒞吾閩者於茲而四矣公廉明允內寬外
肅甫下車卽以青宮恩贈父若祖咸得如其官
其曾祖故大司寇高祖少宰文懿高叔祖冢宰
碧川二公俱以內翰起家而文懿父梅讀公祖
栖芸公又以文懿兄弟累贈至少宗伯蓋由公
上遡栖芸服絲綸佩金紫七葉勿絕其餘鱗次
鴈行若宗伯司空岳伯廉訪越在別緒者不論
卽弇山別集所稱弘正間昭代盛事宇內無兩
藉令國家文臣弗格于制得分茅胙土列爲通
侯如兩漢故事或更六卿爲三公則四世太尉
跡弘農豈宜多讓况漢太尉似卽今大司馬亦
不過冢宰少宰司空司寇等耳提衡而較勢無
軒輊且如名臣錄所載少宰歷朝大節如侍經
筵定廟議侃侃數語比伯起諸君子正色哀朝
抗論昏俗其彪炳又何如也則今日由公而上
七代蟬聯不益令赤泉安平而下簪紱中絕者
心豔耶然栖芸父子之封也以冢宰而公父某
之初封也以中秘蓋領館職者五世獨曾祖司

寇公釋褐刑曹而祖某僅以公今官得詰議者
猶以爲憾又烏知越中山高水深氣脉葱鬱前
師相袁公余公今師相沈公繼登黃閣秉衡當
軸時不乏人且以憲伯世篤忠貞代有名德行
且旦暮內召從容大拜得以身比丞相敞俾令
甬東無忤于古關西異日者薦錫綸綍寵賁若
堂稱館而館稱閣而閣安在以秘館詞林難兩
世大輔耶繇斯以譚則不特樂郤高國與兩漢
晉唐稱名家世闕者瞠若乎後矣予不佞小子

何敢望弇山先生萬一爲皇明紀盛事願他日
石渠金匱之間幸徵斯言以補名臣錄之闕

大叅高公壽序

往時浙諸公之來宦而得意于吾閩者甚衆其
有造於吾閩者亦甚衆是以閩人士聞浙人蒞
茲土輒往往加其額於今大叅知青厓高使君
其選矣公始以屯鹽蒞閩久之以入賀行行未
幾詔晉叅知閩事蓋民復得公而後喜可知也
歲重九後兩日實公懸弧之辰鄉父老縉紳先

生謀所以壽公者而徵一言于余以佐公觴顧
余烏乎語而足以佐公者余唯公武林人也武
林宋故都自古真人龍興定鼎之地若邠岐豐
鎬漢兩京六朝金陵大都其山川雄深而宣洩
於文物車書風猷憲度及鼎命血食中多者七
八百少者亦不下四五百歲川精岳靈索然共
盡卽金陵世祚視南渡固不能遠過然六代相
承繁華佳麗恐龍蟠鍾阜天塹長江不無淪精
褫魄於瑤樹璧月之間獨武林發源天目左羅

利右具區瀛海外環西湖內滙兩高分脉亘貫
都城且不讓三代兩京何論金陵顧一洩於諸
錢再洩於南渡偏安方國禩不盈百雖如游覽
志所載宮闕禁苑湖山燕遊亦極一時之致總
之皆綿蕞草創無圖書玉帛文章軌物萬方輻
輳之盛是其儲靈鍾英計無所之勢必駿發其
祥為名公大儒勲庸壽考之士若使君者蓋公
以名進士起家歷刑曹郎郡守憲臬逮今官所
至有聲廉靖慈祥不隨不激清屯田肅齋政釐

糧弊嚴度支銷萌釁業卵翼章縫在吾閩爲最著其穹窿鎮重似天目其淵泓渟蓄似具區其朗潤宏麗似裏外兩湖其奮迅流動春容信果又似海門羅刹之潮倘湖海秘靈山川斬異必不令公若子肖若孫繩色色至此是天以武林千載之運奪諸錢趙以貽我國家而篤生哲人用應茲運又不令山靈海若得少分公精氣以自秀潤固當爲台爲衡眷以中興之業豈重失閩人士以加額俾得借公永永哉夫公業已苞

靈孕竒與天目羅刹等方且並流竝峙又烏都
有滄桑陵谷時也故知天以未洩于武林者爲
公行壽考又以公得筭于山川者爲國引無疆
之歷是我國家定鼎于燕山而又取精于武林
固已兼邠岐之類而兩之會當酌酒嵩呼北望
壽聖天子詎獨壽公於是使君不以余言無竒
爲余引滿逾百觴父老縉紳先生益加額喜色
不負所以徵余言之意

高維石先生八袞壽序

代

夫脩身繕性豈必假於經伸久視延年詎盡關於服食重華非吐納之主而歷過大齊僞瑟靡導引之功而齒登上箒茂陵求仙未衍虞廷之數淮南好道莫竟衛武之年故知冲和儷德三極可以身參醇厚禔躬四大歸其手握繇斯以譚則我座師維翁高先生引年之徵斷可識矣先生天質清夷丰神令上顏矯蒼松歷秋霜而不撓體輕皓鶴遇清露而彌警紅顏釋褐青鬢掛冠狎主烟霞寄意魚鳥迨于今日八十斯年

蓋尋先生永年之理其所徵者有五而所餘者有三謙撓不以諧俗恬淡不以簡世五十養志於納溪三刀發硯於益部閭閻異俗人滋畏壘之思郡邑三移地有桐鄉之祝是謂德永其徵一也平居絕喜愠之色雅度無澄撓之擾聽物情之去來處夷險而如一東瀛以善納不枯虛谷以能容受響是謂量永其徵二也炬朗者蘭膏必淨照遠者鉛水必清而先生視炯燭龍睛流爛電安豐點漆詎是凡胎道錄方瞳咸登壽

相是謂神永其徵三也烏號以不弛自弱牛刀以善藏若新而先生掇巍科於舞夏歷名宦於芳春黃堂貳牧蚤遺貢公之榮白社怡情難臥高涼之轍歛若虛深藏包有餘不盡是謂用永其徵四也公輸運望未聞撓棟之虞造父馳輪詎覩推車之患先生術競黃岐書窮素難齊姪却步辨色氣於須臾晉國登牀燭膏肓於夢寐推及物之緒餘識周身之有致是謂方永其徵五也五事既徵三餘斯卜大易稱積善之衍

周詩咏燕翼之貽謀先生冢嗣士奇筮仕濉陽移官瓊海尺璧未享于千金吳鈞慙酬于一割仲子士良諸孫景等玉筍盈堦寶樹在列丹山鳳穴詎止一毛渥水龍駒竝游千里則其壽在庭一餘也季孫待行于國老漢廷乞言於五更先生以薦紳之重望當儉介之盛典衆志成孚遂專大賓之席民情旣悉屢建輿人之言則其壽在鄉二餘也昔史鯁進瑗而受直公叔升僕而稱文先生職教錫山則識拔孫栢潭顧涇陽

鄒愚谷諸公剖竹眉州則識拔黃冲宇何又伯
諸公咸以文章勲名取重當世由求柄魯竝分
沫泗之猷王魏登唐總究河汾之業則其壽在
宇內三餘也清切杪秋逼萸觴之戒節迢遙華
祝念蓬矢之在茲援五徵以示符揭三餘以歷
論故知令儀抑抑齒永邁於衛風玄德蒸蒸身
長遊于舜日奚必言侈導引心荒吐納經伸之
為繕性服食之為引年哉

曹少坡先生七十壽序

歲癸卯少坡曹先生年七十麥秋之初實懸弧
枕子壻胡君謀所以稱觴者而徵言于余余維
世俗壽言率以五禽六芝服氣煉形如古崆峒
洪厓諸仙人為誇詡何謬悠乎其譚之也余與
先生誦法儒術固當以質言為先生壽蓋先生
素端厚不妄出一語泊于嗜好居常謙冲卽族
子姓及姻戚間里莫不稱長者大都以厚擢其
躬厥考方坡公以名進士歷銓部諸曹叅印銀
臺所至以寬仁著聲時先生固貴介公

梓必恭里閤必趨其意氣不似當世揚揚者迺迺
至參軍粵西政務寬郵臺省交旌目爲遺愛大
都以厚世其家夫厚所以載而存之者也風厚
則大翼扶水厚則方舟運土厚則動植繁盛至
于器什絲紆之類亦莫不以體質厚而閱世茲
水也先生居紫臺之下三十六溪自繡里西來
環滙紆餘過其門而達于淘江土腴水深而又
世有隱德而大發祥于先生則又先生所由以
得厚之源也余聞唐李元爽宋元以來如屈馳

侯涼國公若而人咸百數十歲要以見縹袍料
鞠躬行誼與造物者爭衡取筭用能引其天年
豈必餌煌煌三秀或經伸其體然後克臻上筭
哉先生今日行且爲期頤爲大齊越元爽諸人
而上與洪厓崆峒者遊矣然余又聞先生有龍
駒鳳雛之子二將來不益衍世澤而大之殆天
所以厚先生而先生又厚取償于造物者詎止
樂壽永年之爲競競也胡不試以余言觴先生
計當爲余引滿而亮余亦阿其所好

題桃源圖送楊生就婚新安序

天桃綽約碧紗洞裏乾坤瑤草青葱紅樹枝邊
日月笑尋芳之有路共迎花裏漁郎付塵世於
無何誰識人間甲子唯洞房佳會可比迹於神
仙非画苑名流孰贈行于嬌客伊予小子咨爾
楊生玄閣才高論著荀王之列靈川價重名
盧駱之先錦帳擬尋盟千里遠敦乎舊好征衣
方就道一鞭遙指於新都月窟孟陬辰貞獻歲
于飛敬仲來追卜夜之懽繼繼牧之往赴尋春

之約羨君得意豈用_在勿離嗟我同心若為贈別
敬取桃夭之義用寫桃源之圖香雨落續紛暗
沾衣而不見紅泉流滉漾行鼓棹以潛通爛熳
明霞王露滋時破萼緜蠻幽鳥錦雲深處嬌啼
黃山春色媚于人舟迷遠近白嶽花香醲似酒
境出塵凡若乃色合良媒古法設秦時俎豆庭
充賀客華筵羅晉代衣冠紗扇笑中披玉女隔
花林而艷雪繡幃香裏入仙郎沿峽路以行雲
樂比綺黃且宿武陵之月情忘漢魏遑記太康

之年則又當玉液離觴瓊波理棹念王孫之草
綠趨士子之槐黃向路重扶莫戀濃華迷洞日
歸津再問蚤隨流水不到人間比日百年期業已
屬捕魚之客霜蹄千里駿幸毋失逐鹿之時者
矣

臨江王母壽序

代

先是余承乏閩中時都人士多爲余言臨江相
如王生賢是其善交游江以南士無不知相如
名者然猶未知其有賢母久之王生出其母會

孺人傳示余皆海內名公信史與王生游者所
爲術孺人行事當不虛也予始知孺人雖閩域
乎其芳猷懿範深沈宏遠有偉丈夫風矣開歲
三日孺人當設帨都人士則又乞余言爲壽蓋
孺人背所天兢霜玉計不下三十載今行年五
十月恒川至之筭固未可量胡遽舉觴稱壽卽
稱壽矣乃斤斤于絲枲女紅之業爲孺人揄揚
萬一不猶道閨秀于京陵東海之門能無令濟
尼匿笑乎余考自昔遠懷卓識之婦總之皆有

人倫識幹親賢擇交故能相其夫若子以交驩
結納知聲於當世若楚樊姬朝虞丘進孫叔而
莊用伯曹倍負羈妻勸夫自貳故五蛇歸穴而
負羈名敝霄壤晉山巨源夫人評隲稽阮令山
公遂以識度勝人陶仕弘母剉薦斷髻則陶生
之名藉范孝廉以達倘令非彼諸婦左右從臾
則賢士大夫有投袂納屣耳烏能蜚英聲騰茂
實爲士林首稱者今觀王生所至多名士在閩
則宗宗漢謝修之鄧汝高曹能始徐惟起陳伯
孺尤第越則屠緯真徐茂吳黃貞父若而人吳
則王百谷張幼于楚則湯義仍若而人咸相與
爲布衣交客至其門則帳飲供具咄嗟立辦悉
自孺人手出醢醬酒炙無煩王生顧問者以故
王生得一意遇客客亦無不爲王生延譽者且
若傳所稱孺人市祭田優宗黨置媵妾於芳年
養夫姊於孀歲種種行事出鬚眉有意表藉令傳
丈夫年當知命遺大投艱肩鉅致遠其於承家
用世之事方且爲日中之陽顧汲汲於壽言而

又拘拘於閩域之行抑何求多於彈而羅鵠于澤耶唯是世不乏狐趙范孝廉諸人能顯庸王意者可徵其詞爲孺人進一觴余不佞才其淺也况吾家嗣宗無足爲山公夫人引重必欲得余言而觴之恐賢母掩口胡盧而不佞適重主臣矣於是都人士咸謂予能知賢母至謂足以觴孺人者遂軸予言而西

引

禪譚格致引

自龍江先生合一三教而聚訟之家無相堯桀然三乘之法學士大夫猶然精進而公車詞賦動多大雄微言至于山緇野衲株守空門卽不遊情火宅墮體姪室酣歌屠肆給役公門若里胥編氓然斯已難矣若夫心性玄關空寂幽鍵望之則潛機未發叩之則遊刃有餘然猶舍筏彼岸越俎儒流運智力於沫泗之門厲根器于格致之學若屏山心齋上八者豈非慧足智燈明明無盡須彌芥子種種具足者哉予觀其禪

方寸集卷三
譚格致一書超儒宗之三昧破頂門之一針論
致知則旨宗新建譚格物而義析考亭辯有往
而必復理無間而可尋將使鄒魯之花望瑤幢
而散彩關閩之石應玉塵而點頭非夫性兼師
利孰諳不二之門悟捷獨獠詎測函三之教而
議者猶以爲舍田而耘孰與挈瓶之守章縫之
辨終非緇錫所宜是徒知其不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譬猶法炬當筵詎遠明而近暗德水在盃
豈外溢而中虛况夫三教所綜原無二理先輩

持論已有定衡必若家樹門風人標教旨左
分於異同肖子生於黨伐則鴻儒以精進爲贅
疵而緇衲以株守爲玄解矣有是哉有是哉

玉閨春咏引

玉閨春咏一編編一百首予表弟林生所作也
詞競鮮新文矜綺麗摹情寫景則字可醉心託
物興懷則言堪刺骨若夫歌而恐盡出以愈奇
城社諸篇牽合神于膠漆怨愁二咏疑似折於
毫芒或清閒天豔傳青閨花月之神或挹塞猜

疑砭綉閣幽思之脉譜柔情于韻外揆冶思於
毫端要使歡女與歌居焉首肯愁人載咏遽爾
魂銷至于意取雙關詞堪兩解披文覽字咏不
出於茲方切響諧聲義暗通于彼域遙遙詞脉
出自藁礎隱隱微言叅同公案固已迷方雅誦
騷壇比狐魅之禪遁跡濮桑秬苑作虬髯之客
若必抗聲六義正色二南亦猶齊國藩侯證陽
言于晏棗不令桓家南郡誚蒸食於哀梨

寤真記引

夫寤以形用形實而滯於屈伸夢以神用神虛
而極於變幻古今拓落抑塞之士扼於實境率
驚于虛以寄其屈伸變化之用所以孟和寤真
記人多目爲寓言曰英雄欺人耳欺人耳予獨
謂不然周禮有六夢因處一焉樂令解夢亦曰
是想盖想卽因也孟和弱冠好道骨清氣爽寧
神閨房以求玄虛神乘想以出集於因而復焉
則其夢悟真也烏至而倪非真烏至而倪非非
真顧余聞之曰至人無夢又曰一切有相總屬

虛妄孟和夢中所見高真羽客鸞龍宮闕之盛
種種是相恐離妄以驚於真驚真之心心卽是
妄孟和試離想心絕因境而冥冥然而窅窅然
隳想於有而歸夢于無爾時當更有所悟而後
廼爲余記之然齊民以寤境爲真夢爲非真孟
和獨以夢境爲真則必以寤爲非真寤于非寤
真於非真則謂之悟真其可也

越山社規引

今寓內以經術造士列棘校秬者十五而閩處
一焉分門異戶專經殿最者五而麟處一焉蒸
蒸乎文明之會有不更相淬礪致身青紫者非
夫也顧良材不必不鑿良玉不必不琢嶧桐不
枉不調吳干不斲不錫資益廣故致益遠則越
山之社所繇以起也社凡二十四人編甲者四
事見於規祭酒者例有弁言以相約束乃社麟
社也請以麟事規夫文體傳旨莫幻於今日然
有歲令而月更朝可而夕否卽宣聖亦且變常
例從周文則與時消息不主故常者社之第一

義也元祀元日祖二明三雖大聖人不以作廢
述則氣骨色澤取材于古者社之第二義也都
研席按尺幅雌黃朱紫遞彈遞射得無有惡招
人過思衛國子之葵者乎忠告不以面刺既退
而有後言人心如面若子太叔所危者乎甲乙
互陳醇疵相照一遇指摘心熱色動則亦有忌
吳子之苾菜石而美季孫之疾疚者乎室有墻壁
實蔽風雨瑕瑜弗掩弗可揚也豈亦有黨异伐
同以文外市乘文苑之堙如華元呼子墨之軍

門如趙穿者乎此尤今日也异時勒名賢書隸
籍天府社有約要必踐是期得無有叛盟棄好
貪愛怒鄰如朝濟而夕版焉者乎更相汲引交
好爲公脫也並離奧潔同升本朝得無有相傾
相軋前人蝥弧後人僕姑者乎夫當講藝之日
橫經揚扆二百四十二年某也臧某也否某也
法某也戒擣藻揮犀纚纚不少假借迺見在未
來二境中故向故背恬不自覺豈麟僅爲青紫
設而不爲行誼計耶方今閩海氣運鬱葱大魁

在宮詹師相在政府 大廷臚唱聞得十二母
論海內避舍卽 當宁且折節改禮倘吾儕中
遭時遇 主有如諸名公其人者而不能盡如
今日所規正則麟何以伍經席而閩又何以十
五天下也越山蒙垢蒼翠失色凡我同社必不
其然昔鄒魯之間有生女而賢者禰結兩將行
有日矣父蘸之堂上母誠之堂下姑姊妹又甲
之大門之內而珊瑚然而謏謏然若是乎蘸誠
之不可以賢女廢也

記

泛永福渡川記

方內之水唯呂梁濫瀕最險灑瀕余所未覩若
呂梁於今安流耳以余所聞閩中則九龍諸灘
爲著建溪之水吉黯淡樵川之燕子厓城門瀧
次之至於永福之渡溪閩然絕不在人耳目將
下邑僻壤歷覽者稀故嶮而不著余外家溪上
於今蓋四往返故得詳而記之渡溪源出德化
縣始可濫桴筏耳不可里計蓋一日可舟兩日

而至瀨口勢始大舟用樟木底方而質軟大不
類常艘大都無橫梁不施油灰而以釘鉗其合
縫首有舵形如大刀長丈五六尺許名曰招後
有木長丈許曰舵操者兩人容可三四十石而
止由瀨口抵瀨下其灘三百六十有奇其號最
險者數十瀨口而下歷數十瀨爲大甕將及數
里有聲轟然如瀉水甕中矣又下爲雷瀨如驚
霆乍奔吼震地軸舟至其處首一人操招瞪目
視水勢爲左右舵者聽其趨而相之水喧不可
登傳則左右以臂衝怒濤劈巍石而過舟躍丈
許陷於浪窪中溺而復起者數四招者危不可
止輒蹲而過之不一瞬而出於澄潭潭處則閣
招而楫以爲常雷瀨而下曰大毀洞溪左爲巘
出其右爲卵石坂水搏兩岸間噴沫如雪旋轉
湏洞相激爲三四灘聲如洪鐘然舟過穿浪腹
中浮沈簸蕩良久迺出大毀峒而下是爲菰堰
瀨石坂亘溪水激石卵中若爛銀沸雪坂盡溪
折而左跡坂稍深處而舟焉瀨上下高十許丈

蓋遡流爲艱下則易矣越小瀨數十處爲蟾蜍
瀨瀨上有巨石踞立如蟾蜍狀頃余舟上時水
大不可篙失手流去自分必敗忽橫硬碎石間
舟尾縱裂以淺故無他也稍脫則隕于困矣既
度不可脫令善泅者一人啣筏纜沒水登厓壁
上繫纜樹腰續一人扶向纜亂流而渡兩人始
得併力絕叫挽而脫之抵緩處理舟欲上而心
固已折矣會他舟至借其力迺得上比下時水
退故不甚艱云其下卽鼻前瀨亦云沸前水勢

比諸難特大始余初上捨舟而陸登峭壁望之
則洪流旋激山根震動頭岑足搖幾欲顛墜一
纜而四五人牽之氣乏力絕趾距石齒軀僵與
地平乃得尺寸進纜脩十餘丈牽益緊縮如小
指矣下時勢如大毀嗣而險倍之去數刻許而
至朱坑口朱坑口者余謂險不能一二泚前然
舟人特怯之云多敗人舟余始憶來時亦嘗困
於是由朱坑口而聽逢逢然者曰大腎土人言
始未鑿時有長石亘溪而過春夏水盤石上秋

冬直涓涓石坳耳舟人稱病歛萬緡燬而鑿土
石皆血明年倭奴攻陷莆郡殺數千人而形容
以爲莆府治於此出脉然余記形家言龍渡江
不渡界則其說又未足信也舟過率由旁港載
重則遷所有置溪旁石磐上以虛舟下而更載
焉時有從鑿港過者如入沸釜中抵缺處上高
丈許舟若墜然總之皆雷轟電瞥倏忽滅沒其
旁崖石上特多萬年松風蘭余嘗艤舟取之行
里有巨石碁布灘頭疏水爲五六道下注數丈
澎澎作萬鼓聲舟蜿蜒射石坎而下若墜而更
躍然者爲鞋鈿灘過灘可三數食頃至三門巨
石如阜峙溪中流爲門者三濤勢洶湧十倍大
毀舟過浪壓蓬頂卽前後舟不相覲也憶舟來
時狗溪南上舟人牽纜跳磯上如猿狖磯盡無
牽路則刺舟斜犯中流馬蹠箕筭漂下百許步
而集於北岸舟人預捉篙如持滿注的睨所欲
集處而飛刺之否卽舟圯於石不瓦裂卽壘粉
爾其繼爲倒甕於是溪分爲二右分者悍激湍

怒屈曲數四環出穹巖後而會于下流名曰倒
水舟上下爲所必由左分者裂石徑下將下處
旋轉出沒如車輪其高沸天上吼霄漢下撼坤
維曰倒甕蛟龍魚鱉入不得出又近崖多暗石
膠舟故舟過必咫尺旋流旁取道入倒水稍疏
于手足卽青雀黃龍爲泡爲沫矣自浚口而下
此爲極嶮過此舟輒相慶出倒水少選而至七
尺重亦亂石鱗次若鞋鈿而益大招四五轉詰
屈出灘上壓濤頭墜雪浪中十餘踴始定定未

幾而奔重繼至奔重者七尺諸流奔而會焉舟
急不能坦流忽從上脫下如降階級余方兀坐
倏仆席上有驚濤逸入篷底衣被盡濕起立如
厲矣稍進至六尺重大勢嶮如七尺舟人言溪
左懸岸上有牡丹一本方春盛開舟中可望好
事者捫蘿葛覓之竟不可得自此抵永福縣治
尚數十灘巖嶮不乏第一經倒甕皆堂坳中杯
水耳縣以下爲灘數十最嶮者八港亂石阻溪
上狂瀾激之舟屢下不可須臾余不遑數其七

八然大水時湮不可卒辨舟率十九毀離入港
 為石塹水中有石罅其港若大腎未鑿時而舟
 過其坳也故水涸舟自縣而下此兩處稱
 畏途離此又三二十難而之瀨下潮汐可至矣
 又瀨口水中有石曰應岐舟人以為水候水湮
 此石舟不敢上下亦濫瀕如牛如象之意也上
 水可五日下水可兩日為常冬日水淺下灘多
 石難卒避則束榛棘而曳之以緩舟大抵其灘
 之最小有可雄樵建然聞之士人曾過九龍者

言九龍之嶮正與瀨川敵但未知於濫瀕何如
 耳

銅鼓記

友人謝元弼家藏銅鼓本其祖諱渠令賀縣時
 得於邑中賀在西粵平樂府暴雨漲溪有物浮
 出遭娠婦而沒漲平鼓倚沙際里胥昇人官置
 藏中雷雨晦冥有聲如桔槔主藏者怖厭以牲
 血乃止鼓形如木盾細腰張跗跗與面等下空
 如桶腰有四耳面徑二尺許中心作臍稍隆起

規以痕數重重湧細花紋週圍環以六蟾蜍
其三負小蟾蜍于背色澤蒼潤若瓜皮然有繡
高數分砂礫錯入青白相間蓋湮時所蝕也銅
厚僅一黍高可尺五六寸拊之作逢逢聲款式
古樸非兩漢以後物余攷范石湖桂海虞衡志
及南寧府志與馬電游梁雜記銅鼓古蠻人所
用南邊土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
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
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全似鞞鼓然則

此鼓與三書政無異也又田藝衡留青日札

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爲飾以高大爲貴面濶丈
餘出于南蠻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爲馬
式後有大小中之製廣西岑溪縣有銅鼓神廟
又雷州天寧寺銅鼓高二尺四寸餘極精緻通
典云南雄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
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云諸葛亮散埋銅鼓以
壓蠻獠廉州志亦云孔明征蠻之具其所云中
小銅鼓以革冒一面而擊之響亮不下鳴鼉人

則懸而擊之者也觀石鼓可以蒙皮而擊則銅
之蒙革無不可矣余雜攷諸書鼓有大小之製
皆蠻中本式卽伏波所鑄亦因之而已若銅鼓
山銅鼓潭總以形象得名而粵人好鬼遂以銅
鼓隱現浮沈神其說瀨激淵緩故有浮沈之异
卽元弼亦以疑傳之也至有聲如桔槔則又主
藏者吠聲之謬大抵鬼者神之古者援之此可
發宏覽者之一笑然元弼所藏雖未必伏波所
鑄或出援前未可知也余漫記之因爲之銘

銘曰天生五材庸自昔帝鑄于湖髯龍來集古
尤府之貢範于夏邑昆鼎景鐘載銘周室天津
地動其儀有式爰有銅鼓峒瑤所執伊軍斯慎
匪賓與吉厚不重分高無再尺四耳環附六螭
離立規之介之文察理密取地之西資天之七
我聞諸蠻難馴易逆驍獷猜貳懷附匪一拷代
以攻曰此鼓力明明文德其敢不戢血衣之爨
將鼓是赤倘讐斯明請付新息
水明樓集卷之十二終

